

问道龙场：中国哲学的一次飞跃

□黄成松

一

龙场为贵州修文县的古地名。五百多年前，伟大的哲学家、政治家王阳明被贬为龙场驿丞，并在此悟道，开创了“阳明心学”。阳明洞、玩易窝这些与王阳明息息相关的地理坐标，也随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耀眼名片，吸引着世界和人们的眼光。

仲春时节，友人从北方游学至贵阳，提出要去龙场走走，看看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地方。清明过后，云贵高原的泡桐花开得正盛，高原的雨逐渐变得密集。昨夜的雨打湿的地面还没干透，阴沉的天又淅淅沥沥地下了小雨。透过车窗，但见肥沃平坦的坝子上，小麦一派青绿，油菜花在雨水的滋润下，变得更黄了。带着草木清香和油菜花香的风钻进车里，夹杂着湿漉漉的泥土气息，让人不禁想起五百多年前，那个带着一身创伤和疾病，一路跋山涉水、躲过数次暗杀，历时一年多，终于来到这蛮荒之地的京城贬官王阳明。

按照导航，我们先来到玩易窝遗址公园。玩易窝是王阳明初到龙场时的居所。当时的龙场属贵州宣慰司辖地，是奢香夫人开筑九驿中的首驿，为西南驿道上的重要节点。王阳明从锦衣卫的昭狱出来后，千里迢迢来到龙场，没想到面临的却是比狱中更差的环境——瘴气笼罩，蛇虫横行，荒无人烟，驿馆倾塌。

驿馆无法居住，只能在周围寻找能遮风挡雨之地。王阳明和仆从四处寻找，终于在驿馆背后一个七八米高的小山丘下，发现了这个后来被命名为“玩易窝”的山洞，搭建草庵，暂时安顿下来。王阳明在《初至龙场无休止结草庵居之》中是这样描述的：“草庵不及肩，旅倦体方适。开棘自成篱，土阶漫无级。迎风亦萧疏，漏雨易补缀。”诗中透露的情绪没半点颓废，反而有几分洒脱。

玩易窝是一个住地底下延伸的天然岩洞。洞深30多米。洞内有分岔洞，其中有一处要弯着腰、弓着背方能进去。里面有一处低矮窟穴，形似墓穴，就是王阳明“反求诸己”、研习《周易》的核心空间。贵阳四月的天气相对潮湿，弓着腰走进洞内，但见洞壁上水珠缓缓滴落，“滴答滴答”的声音在空荡的石洞里回响，仿佛时光的脚步。就是在这里，王阳明就着松脂的烛光，重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对着石墙自问“圣人处此，更有何道”，也曾在这里，听着山间的风雨，反思程朱理学的“格物致知”，困惑于“天下之物如何格得”。那时的他，想必十分迷茫吧？从科举得意的少年才俊，到被贬蛮荒的驿丞，人生的落差就像贬谪之地的黄果树瀑布，一下从高空摔下深谷。这沉重的失意，没有几个人能承受得住。可王阳明没有自暴自弃、沉沦堕落，而是迎难而上、自强不息，在绝境之中开辟出了一条从死到生的大道，开始了一场与自己、与天地、与圣贤的对话。

在《玩易窝记》一文中，王阳明详细记录了他在玩易窝由《易》悟道的过程。他先是“仰而思焉，俯而疑焉”，这是茫然不解阶段；然后是“沛乎其若决，瞭乎其若彻，溢溢而出，精华入焉”，这是有所开悟阶段；“恍然其休焉，充然其喜焉，油然而春生焉”，这是恍然大悟阶段。由此，王阳明从

“玩易”反观人生，了悟苦难不过为外在之物，不足乱心，从而达到了“精粗一，外内禽，视险若夷，而不知其夷之为阳也”的境界。

二

从玩易窝出来，驱车几分钟，就是阳明文化园。阳明文化园是贵阳市围绕阳明文化打造的综合性文化园区。走进园区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达15.8米的王阳明塑像，身着官袍，面容清瘦却目光炯炯，仿佛正凝视着前来“问道”的后人。

我和友人直奔阳明洞。沿石阶往上走，脚下的青石板被春雨润得发亮，缝隙里钻出的蕨类植物带着新绿，叶片上顶着晶莹的水珠。来到半山腰，只见一幢青砖黛瓦、檐角翼然的明式建筑出现在眼前。这便是何陋轩了。王阳明移居阳明洞后，与童仆垒石为灶，采涧水做饭。仆从生病，他亲侍汤药。当地苗彝百姓感其仁厚，“相与伐木构之材”，于洞前辟地助建何陋轩。王阳明取《论语》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”之意命名。在《何陋轩记》一文中，王阳明盛赞苗彝百姓如璞玉。

移居何陋轩后，王阳明在龙场的生活总算是安顿了下来。太阳的光芒是无法让乌云遮住的。龙场来了一个大贤人的消息在云贵高原不胫而走，周边的读书人和士绅争相来龙场拜访王阳明，并邀请他去各地讲学。距离龙场不远的贵阳阳明书院和南庵，王阳明就曾去讲学过多次。位于南明河鳖矶湾畔的南庵，即今天秀楼景区的翠微园，是当时文化人雅集的地点。王阳明每次讲学之后，都会和学生游逛园林，览胜山水。在《南庵次韵二首》中，他甚至把鳖矶湾比作与他渊源颇深的西湖：“年年岁晚长为客，闲系西湖旧钓矶。”

水西民众祭拜虞舜同父异母的弟弟象，准备重修象祠，邀请王阳明作记。在古代传说中，象受后母唆使，曾多次企图谋害舜。舜却不计前嫌，即位后还封象为有鼻国君，最终以自己的德行感化了象。象从善后成为仁君，福泽一方。王阳明认为，人们为象立祠，其实是为了纪念舜的德行，即所谓“爱屋及乌”之意，欣然答应作《象祠记》。

王阳明与贵州宣慰使、水西彝族土司安贵荣的交往更是一段千古佳话。当时的王阳明，一身布衣穿荒荒驿馆。安贵荣则世守水西，掌四十八部彝众，是西南举足轻重的地方势力。一方是失意文臣，一方是雄踞土司，却因对“治道”的共鸣而惺惺相惜。安贵荣久慕王阳明学识，常遣人给王阳明送粮赠物，更邀其为彝众讲学，作《象祠记》；王阳明则以“心学”精义相授，让儒学智慧在彝地生根。两人结下深厚情谊。安贵荣视王阳明为师徒，每遇大事必请教于他。有一次，安贵荣欲裁撤水西驿道以减负担。王阳明深知驿道乃朝廷与土司的联结纽带，致信安贵荣，晓以利弊。安贵荣读罢深为折服，最终听从了王阳明的劝告，暂时维持了驿道的畅通，维系了西南的稳定。后来王阳明奉命平叛，安贵荣更是倾力相助，调彝兵助剿，粮草络绎于途，成为王阳明平乱的重要助力。

阳明洞旁有两棵苍古柏。有一棵已经枯了，另外一棵依然生命力旺盛，粗壮得需两人合抱，枝丫向四周舒展，葱葱郁郁，遮天蔽日。这两棵柏树就是著名的“文成郁”，传说是王阳明当年

亲手栽种的，经历了五百多年风雨。文成柏看着王阳明在何陋轩悟道入圣，看着何陋轩在战火和风雨中毁了又建，看着历朝历代的游人来了又去，却始终稳稳当当地立在这里，守护着阳明遗迹与文化。

三

阳明洞在何陋轩下方。洞口前为青石板铺就的石院坝。院边有青石雕刻护栏。一孔天然石洞镶嵌在崖壁间。洞壁长满野草藤蔓。石洞门口安放石桌石椅。洞口上方题着“阳明先生遗爱处”几个大字，笔力遒劲，雄浑大气，是万历年间贵州宣慰使安国亨所书。相比玩易窝，这个石洞前临田畴，后倚苍峦，洞中有洞，前后三通，宽敞通透，干燥保暖。王阳明迁居于此，定名为“阳明小洞天”。

走进石洞，一股清凉扑面而来。在阳明洞，王阳明日夜研读《周易》与程朱理学。一夜山风穿洞，他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”，拍案而起，连呼：“心即理也！心即理也！”他终于挣脱旧学桎梏，明白天理不在外物，而在人心；圣人之道，本自具足，不必向外强求。

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”没有行的知，便是空谈；没有知的行，便是盲动。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的思想甫一问世，便如惊雷划破长空，打破了千百年来学界“知”与“行”相互割裂的困局。这场“龙场悟道”，不仅改变了王阳明的一生，更开启了影响后世的“阳明心学”。而这偏僻的龙场，也因这场悟道，从“蛮夷之地”变成了“心学圣地”。

这场顿悟并非偶然。从玩易窝的死地沉思，到小洞天的心境开阔，空间转换间，正是他从绝境困顿走向心性光明的蜕变。

在龙场的三年，王阳明可谓是经历了生与死的双重洗礼。他凭借自己顽强的心性和毅力，在绝境中艰难却超脱地活了下去，完成了自己思想和学说的升华，但也经历了凄苦悲怆的死亡。这场令王阳明肝肠寸断的死亡，被王阳明写进了《瘞旅文》，后收入《古文观止》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。

正德四年（1509年）一个下着雨的秋日，一位从京城远来的吏目，带着小儿子和一个老仆，要去比龙场更荒远的地方上任。途经龙场，借宿苗家，王阳明隔着篱笆远远望见他们。第二天派人想去问问京城的近况，却听说三人一大早就匆匆离开了。然而，不过半日光景，噩耗传来，主仆三人，竟接连死在了蜈蚣岭的荒山野岭之中。王阳明得到消息，悲痛万分。他带着仆人，把三具遗骸一一收敛安葬。回来之后，他便写下了那篇催人泪下的《瘞旅文》。一字一句，藏着悟道之后，对生死最透彻、最豁达的理解。

此时的王阳明，早已不是困于玩易窝、惶惑叩问生死的书生，他挣脱悲戚的束缚，对素不相识的逝者，无自怜自伤，唯有同体之悲。他以坦荡胸怀，慰藉远逝之魂，叹“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”，并非苛责，而是以“反求诸己”的仁心，去抚慰死者心底的不甘与遗憾；生死原本由自己的心性做主，内心的忧苦煎熬，远山野间的瘴气毒雾更能伤人致命。

这场突如其来死亡，像一块试金石，让王



阳明文化园里的王阳明塑像

阳明的思想彻底升华。他不再于洞中叩问生死，而是以亲蹇遗骨的仁行，实证“吾性自足”。祭文里那些“幽崖之孤”“阴壑之魑”的想象，和他亲手安葬遗骨的仁心善行相互映照，把“知行合一”从岩壁间的感悟，真正变成了救济世人、温暖人间的实践。这场生死照见，也淬炼出他“无我”的光明境界。历经九死一生的他，在他人的终点悟透生命真谛：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不滞于外物。这份从绝境里长出来的悲悯与坚韧，正是他后来“三书”劝服安贵荣、用仁心感化西南百姓的心性底气，也是他日后临事不乱、安邦定国的人格根基。

此后，他剿匪南赣、平叛宁王、征战广西，一路披荆斩棘、凯歌飞扬，颇有“气吞万里如虎”之势。特别是让史家津津乐道的“智擒宁王”，更是让王阳明一举封神。当时宁王朱宸濠带十万大军叛乱，王阳明临危受命，短期内聚集两万民兵，匆忙奔赴前线，仅月余就活捉宁王，何等神勇和明智！《明史》赞曰：“终明之世，文臣用兵制胜，未有如守仁者也。”

四

王阳明纪念馆处于阳明文化园区的一块开阔地。馆舍依山而建，白墙黛瓦，透着江南园林的雅致，却又融入了贵州的山地特色。廊柱是由当地的楠木筑成，栏杆是青石雕刻，窗棂上嵌着苗族蜡染的纹样，既有中原文脉的儒雅，又有黔地山野的质朴。展柜里陈列着《阳明全书》的明清刻本、王阳明在龙场时期的诗文书稿复制品，还有当年他在龙岗书院教弟子读书用的木简。那些木简上的字迹，虽已模糊，却能让人想起当年龙岗书院的热闹。

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，王阳明在龙场创办龙岗书院，这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原学者主持的书院。他打破“蛮夷不可教”的偏见，招收当地苗、彝子弟，教他们读经史、习礼仪，还写下《教条示龙场诸生》，提出“立志、勤学、改过、责善”四条准则，至今仍是教育的箴言。《贵州通志》记载了龙岗书院的盛况：“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，居民欢聚而观如堵焉。”其中不乏后来成为贵州文化先驱的人物，他们带着王阳明的学说，在贵州各地开馆授徒，让“文教之风”第一次真正吹进了黔北的深山。

清代翁同龢曾说：“黔学之兴，实自王文成

玩易窝遗址公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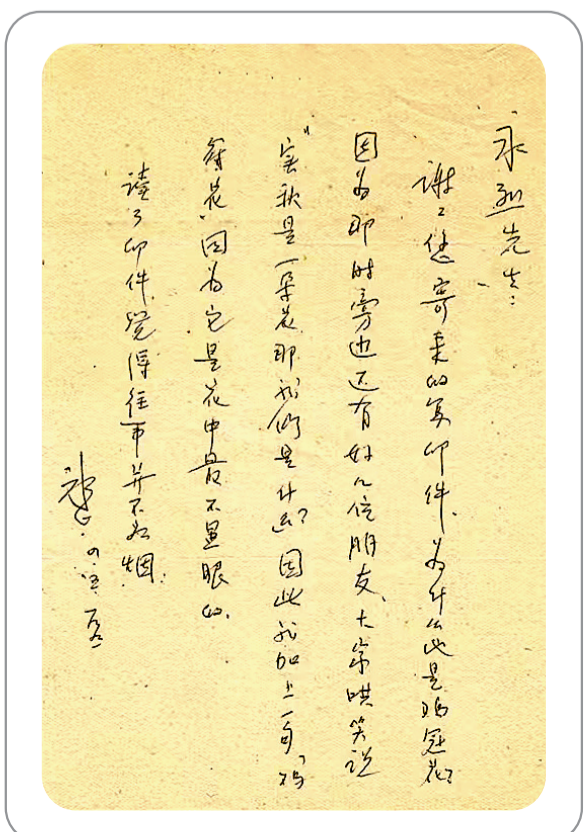
始。”在王阳明到来之前，贵州虽已设省近百年，却因地处偏远，“土鲜知学”，科举取士的名额寥寥无几。而自龙岗书院之后，贵州的书院次第兴起，到万历年间，已有书院三十余所，清代更是增至百余所。科举中举者逐年增多，甚至出现了“三千举人，七百进士”的盛况。王阳明以一身孤勇、一腔赤诚，在黔山贵水间播下文明的种子，让这片土地从此有了绵延不绝的文脉根基，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风骨。在今天，阳明心学就像阳明洞旁的那棵文成柏，历经数百年风雨，已然深深地扎根扎进了黔贵大地，长成了一棵高大茂盛、葱葱郁郁的思想之树。

然而，先生之功，远不止启蒙一方贵州。龙场悟道，他破程朱理学桎梏，立“心即理”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之学，上承孔孟道统，下启后世思潮。其思想更是远播东瀛，惠及寰宇，影响东亚文脉数百年，成为跨越国界、穿越时空的精神财富，至今仍是世人修身、成事、立世的精神坐标。

走出阳明文化园，雨已经停了。山间的雾气渐渐散去，阳光透过云层，朗照着四月的春山。在这万物迸发的山中，王阳明只停留了短短三年。这三年，是他人生旅途中最灰暗的三年，也是他个人生涯中最值得铭记的三年，更是华夏思想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三年。在这里，他“动心忍性之余，恍若有悟”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“道”。在这里，“心学”破空而出，中国哲学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飞跃。

“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”

□王炳根



叶永烈为写《梁实秋传》致信冰心，询问抗战时她在重庆的一段题词，称呼用的是“尊敬的谢老”。这个称呼对于晚辈来说，是合适的。信不长，却有两部分内容。称呼过后，叶永烈写道：

前画收悉，谢谢您亲笔复画。我在着手写《梁实秋传》，梁夫人韩菁清女士从彼岸给我带来梁先生的一些遗物，内中有一些友人送他的字画。我发现包含您的题词，附上影印件，供您念。

写此信的前一年，1990年6月，叶永烈曾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寓所访问过冰心，其后在《今晚报》上发表了《访冰心》一文。叶永烈将发表后的报纸寄给了冰心，冰心有“亲笔复函”，大概指的就是此事。但前函未收在《冰心书信全集》中，后来还是被我找到了。

永烈小友：剪报收入，您把我描写得太“聪明”了！上月到北京医院体检，已见到曹禺，他住院已两年了，但喜笑如常，看不出病容。我还好，祝平安。

冰心 八、卅、一九九〇 但我没有读到“把我描写得太‘聪明’了”的文章。这一回，叶永烈是从梁实秋的遗孀

韩菁清那儿得到一批遗物，内中有冰心的一段题词：

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，不论男人或女人。花有色、香、味，人有才、情、趣，三者缺一，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。我的朋友之中，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。

1941年1月5日星期日，农历庚辰年腊月初八，是梁实秋的生日。那时他住在重庆北碚雅舍。冰心住在郊外的歌乐山，应邀出席梁实秋的生辰聚会。参加庆生的人有顾毓琇、浦薛凤及吴景超、龚业雅夫妇等清华同学。雅舍便是以龚业雅的名字命名。这晚雅舍自是一场欢宴。酒过三巡后，梁实秋展开荣宝斋精制的册页，支笔、研墨，请诸友题字。众人推冰心题写。冰心未加推辞，提笔试墨，神思片刻，落笔写下题词的前半段。说实秋“最像一朵花”；本是对寿星的恭维、调侃之语，不想围在一旁的男人大为“不满”，有人叫嚣得厉害：“实秋最像一朵花，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？”冰心地文思敏捷，忙说：“少安毋躁，我还没有写完。”于是急下转语：

虽然是一朵鸡冠花，培植尚未成功，实秋仍须努力！落款是“庚辰腊八书于雅舍为实秋寿”。

但冰心为什么说梁实秋“是一朵鸡冠花”，则未有人追问。

庆生那晚，顾毓琇有诗《赠梁实秋·腊八》，风格与冰心题词迥然：

少时才华偶脱身，荷花池畔作诗人。为崇古典探幽道，更疾时流远俗尘。剑气青光文自侠，胸怀新月友相亲。莎翁乐府千秋诵，妙译全编定有神。

过了些时日，方令孺看到了冰心的题字，不知就里，揆笔也题了几句话。她写道：

余与实秋同客北碚将近二载，藉其诙谐每获笑乐，因此深知实秋“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”者也。实秋住雅舍，余住俗舍，二舍遥遥相望。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，开时行人称美。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，余则拟其为梨花，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。唯梨花命薄，而实秋实福人耳。

庚辰冬夜 令孺记

叶永烈在册页中见过这段题词，所以，信中还有这一句：“方令孺的题词，则称梁实秋为‘梨花’——‘淡泊风流’。”也就是说，梁实秋在两位女士的眼中似乎是完全不同的形象，一个是“鸡冠花”，一个是“梨花”，梨花好理解，鸡冠花却不明。冰心在别的场合也未作解释，所

以，叶永烈便恃“小友”之名，揆笔直接询问：题词中，说梁实秋“是一朵鸡冠花”，是什么意思？

冰心前辈没有回避这个问题。叶永烈的信是1991年4月1日于上海发出，冰心收到后立刻回复。我在《冰心年谱长编》中有记载：4月5日，“上午，写《读书人报》龚明德（附题词）、北京肖（萧）启宏题字（《易经》上的话）、叶永烈、东晓市小学、马来西亚杰雄（五月来京，可来），五信发”。后来我在民进中央的会史中，查到了冰心回信的内容。冰心的解释是：“为什么他是鸡冠花？因为那时旁边还有好几位朋友，大家哄笑说‘实秋是一朵花，那我们是什么’，因此我加上一句‘鸡冠花’，因为它是花中最不显眼的。”这才拨云见日。冰心同时感慨：“读了（复）印件，觉得往事并不如烟。”

叶永烈在信的右下角，括号内又写了一段话：“我写的《倾城之恋——梁实秋、韩菁清忘年之恋》一书，已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印行，与卓如的《冰心传》是同一出版社。”叶永烈说的这本书，不知冰心是否读过。梁实秋离世后，韩菁清曾到北京探望冰心，并将梁实秋未用完的西洋参，带给了冰心，受到老友般的接待。《文艺报》也曾发过照片与消息。

以上这一切，都已成了文坛的掌故与历史了。